

精鈔  
大字 隨園全集

續新齊諧

四三



奪舍法

莊怡園言。在西藏途次。憩一廟側。旁有斃馬。風來腥穢不可忍。欲行。又苦足疲。正躊躇間。俄有老僧。偕一少年來。亦憩息廟隅。少者謂老僧曰。徒弟速遣死馬去。老僧即垂目不語。久之。死馬忽動。躍然起。向下風行二里許。復倒路側。僧乃閉目謂少者曰。已遣去矣。此用奪舍法。然其法有奪生奪死不同。奪生者易其魂。仍載其魄。奪死者無魄可襲。奪舍後。尚須修煉以養魄。今西藏紅衣喇嘛。悉知其術。在楞嚴經為投灰外道是也。

屍奔

屍能隨奔。乃陰陽之氣翕合所致。益人死。陽盡絕體。屬純陰。凡生人陽氣盛者。驟觸之。則陰氣忽開。將陽氣吸住。即能隨人奔走。若繫縛旋轉者。然此易所謂陰疑於陽。必戰也。故忤尸者。最忌對足。卧人。卧則陽氣多從足心湧泉穴出。如箭之離弦。勁透無碍。若與死者對足。則生者陽氣盡貫注死者足中。屍即能起立。俗呼為走屍。不知其為感陽也。惟口不能言。其能言者。為黃小二之類。為老魅所附。陳翥恒邊州聞見錄載。有客山行途中。聞呼其名者。不覺應之。暮投主人宿。告以故。店主曰。客無憂。我能治之。夜携劍伺客寢外。打三更。果聞有呼客者。聲在牆外。問為誰。答曰黃小二也。

啟門遂之見一物如人奔入一塚而沒。明日詢其居隣知為新死而葬者。相與報官起驗其屍。斑爛五色。店主曰是也。然猶未成精。與衆四覓入深山中。見遺骸一具。亦五色生毛。曰此其黃二矣。焚之。眾啾啾作聲。及焚新葬之尸。了無他異。蓋槁死之魂久則成魅。特借新死之體以禍人。無所借則久而為眚。若遇雷火擊散。其氣又能布而為疫。此皆山川冷戾之氣偶中於身後故也。

骷骸三種

地中有遊尸。伏尸不化骨三種。皆無棺木外裹者。遊尸乘月氣應節而移。無定所。伏尸則千年不朽。常伏地。不化骨。乃其人生前精神貫注之處。其骨入地。雖棺朽衣爛。身軀他骨皆化為土。獨此一處之骨不化。色黑如磬玉。久得日月精氣。亦能為祟。故負米者死。肩骨後朽。與夫死腿骨後朽。以其生前用力為精氣結聚。故入土不易朽。伏尸亦然。伏尸久則受精氣為遊尸。又久而為兆行夜鬼。岣嵝神書云。老蛤能辟伏尸。

人氣分塵

世皆積塵。人氣能分塵。故目不見塵也。塵能朽物。故宮室無人住則易朽。然屋宇年久。則又積受人氣。與日月風露之氣交感而生影。於木石中。如含文嘉夏鼎圖所載。門屋市闔池澤。器具悉能成精。有名字可呼。百年有影。千年則積影成形。此屋日有人住。則精氣不能外越。以常為純陽之氣。卷所逼。僅伏形於內。成金水內景之象。一經封閉。數十年不得入陽氣。則陰氣日逼而內之。陽氣卷

達於外。於是。有聲。有形。而出焉。成大日外景之象。惟無質而藉氣以成形。故能幻變一切。此內生之邪。非外來者。之乘虛而據者也。燃火酒照之。則真形立見。聞硫黃氣亦退避。

### 鬼氣攝物

趙衣吉曰。凡鬼物攝人及器具。皆用氣禁。能以小容大。予少時讀書西城童佛菴韓姓家。親見其家老僕為冤鬼所縕。一夕忽失所在。而門戶四隅皆扃。已死於二里外桑園中。頸有手掐痕青色。究不知從何出戶。○酉館常山見有為妖祟者。攝其入石穴中。穴不甚大。僅容其身。穴口如盃。呼之則應。終不可出。破石取之。其人已死。又于戚唐姓家為狐祟。一日其婦覓鏡不得。後取瓶插花。覺瓶倍重於昔。視之。則失鏡。宛然在中。口小腹大。亦不知何由而入。此皆以氣禁。漢書方技傳有禁祭之術。即此法也。

### 山魈怕桑刀

常山稼紫庭貢士有書塾在東門外山中時。有山魈出沒其間。土人習見。亦不為怪。呼為獨脚鬼。皆反踵而行。其來必有風云。其怪最怕桑刀。以老桑削成刀。斫之即死。懸桑刀於門。亦避去。山魈愛聽歌。有張某館衢州山中。每夜山魈躑躅而來。強唱歌唱曲。

### 驅瘞鬼咒

道書瘞鬼。皆分干支。值日有名字。某日得病。查其名。即可以符驅之。其不以日者。更屬狂瘞之鬼。尤

狹猖為祟。名岳子貴必須用值日之鬼拘之。所謂以賊攻賊也。然持此法行之。亦間有未驗者。不如太平廣記載驅邪瘞鬼咒甚驗。云効瘞効瘞四山之神。使我來縛六丁使者。五道將軍。收汝精氣。攝汝神魂。速去速去。免逢此人。凡人疾發時。朗誦不徹。寒熱即散。汗出而愈。張雨村先生業鑒台州。親試有驗。傳人無不效者。

陰沈木

陰沈木湖廣施南府屬山中土產。此物悉掘地得之。名陰沈木。質香而輕。體柔膩。以指甲招之。即有陷紋。少頃復合。如奇楠然。土人云。其木為棺。入土則重。重則沈葬。千年後。其棺陷入地數十丈。亦堅重如鐵。故寶貴之。施南買不過六七十金。可得佳料一具。載至漢口。非千金不易購。以出水脚費大。如盤古以前。無可攷。有相傳。近混沌之上代。乃脫高龍漢也。老聃生於龍漢元年。見道書。

織登科記

昔有人誤入星渚。見一女織縑練。上多古篆。不識。問之曰。此今年登科記也。以呈上帝。夫登科記必織。登科文必鏽。天上之重科目如此。千佛名經。豈虛語哉。若楊瓊芳因貢院失火得元。又何異前明焦狀元故事耶。當時人語曰。不因南院火。安得狀元焦。

朱鹿田

朱鹿田先生官刑部郎中時。偕大學士馬公赴河南查辦事件。路宿公館。臥室三間。朱與馬對房。

而居時七月十六日月色皎甚。朱患熱不寐。三更忽有風來。門戶自開。見白氣如虹。蜿蜒進內。近朱帳。朱以手拂擊之。氣即出。朱蹠其後。見氣入馬臥闌。少焉退出。有紅光一道。遂氣交繞。白氣不勝。形亦漸微。出門去。紅光亦回。不復追逐。門戶又閉。聽馬則鼾聲如雷。似不覺者。次日耳房報。隨從家丁死者二人。皆身軟如綿。不知何病。

### 飛僵

凡僵尸久則能飛。不復藏棺中。遍身毛皆長尺餘。宛若披垂出入有光。又久則成飛天夜叉。非雷擊不死。惟鳥槍可斃之。閩中山民每每遇此。則羣呼獵者分踞樹杪擊之。此物力大如熊。夜出攫人損稼。

### 程嘉蔭

趙衣吉曰。予幼與程嘉蔭同學。嘉蔭有巧思。性好道。與范羽士交。得其奇器錄一本。能為木牛。親見其製。外式人盡能之。惟中設機各異。其喉舌下橫直木一繫舌根。一墜心。心以鉛為之。木四邊有孔竅。悉用絇穿貫通於足。行則心搖。鉛體重墜。則木一頭下垂。少則舌本間又復下垂。則鉛心又為所舉而向上。如是俯仰。則足上所貫絇曳足屈伸而行。但甚緩。不能馳。加重物於背。則行亦鈍滯。程云。尚有九風輪。木加內五以合五藏。外四以催四肢。則行疾如飛。數百斤皆可負。然其舌轉。則鉛機橫擋腰上。貫絇曳足即曲卧。與俗傳武侯木牛式及壬遁諸書。西洋木牛法皆異。亦能造寄。

詰筒筒間寸許有間隔。之內有機閉氣人向筒語畢則閑之間有次第。若亂閑則不成句矣。據程云此法可貯百日。過百日則機微氣散。惜早夭。父母以其用心過甚。嘔血死。故其所得諸書悉焚去。勿留以禍弟也。

水虎

爾雅。虎有角曰虎。能行水中。而不知水中實有虎也。康熙中。朱鹿田先生。曾見松江提督。養一虎在池中。以鐵柵圍之。名曰水虎。飼以魚蝦。不食生肉。象山志里。民漁於海。網得一雄虎。在網中猶活。出水即死剖之。腹中有三小虎。此蓋鱉魚感氣而化也。未登陸。即為網獲。

綠郎紅娘

廣語。廣州女子。年及笄。多有犯綠郎。以死者。男子未娶。多有犯紅娘。以死者。訛云。女忌綠郎。男忌紅娘。紅娘亦曰過天。綠郎亦曰駢馬。有犯者。湏齋醮禱祀驅之。男犯綠郎。女犯紅娘。其病不救。益亦妖鬼。猶金華之猪魅。

文人夜有光

愛堂先生言。聞有老學究夜行。忽遇其亡友。學究素正直。亦不怖畏。問君何往。曰吾為冥吏。至南村有所勾攝。適同路耳。因並行至一破屋。鬼曰。此文士廬也。不可往。問何以知之。曰。凡人白晝營營。性靈汨沒。惟睡時一念不生。元神朗澈。胸中所讀之書。字字皆吐光芒。自百竅而出。其光縹渺繽

紛爛如錦繡。學如鄭孔文。如屈宋班馬者。上燭霄漢。與星月爭耀。次者數丈。次者數尺。以漸而差。極下者亦熒熒如一燈照映戶牖。人不能見。惟鬼神見之。此室土光。高七八尺。以是知為文士。學究問我讀書。一生睡中光芒。當幾許。鬼囁嚅良久曰。昨過君塾。君方晝寢。見君胸中高頭講章一部。墨卷五六百篇。經文七八十篇。策略三四十篇。字字化為黑烟籠罩屋上。諸生誦讀之聲。如在濃雲密霧中。實未見光芒。不敢妄語。學究怒叱之。鬼大笑而去。

### 狐仙正論

獻縣令明歲應山人嘗欲申雪一冤獄。而慮上官不允。疑惑未決。門役有王半仙者。與一狐友。言小休咎。多有驗。遭往問之。孤正色曰。明公為民父母。但當論其冤不冤。不當問其允不允。獨不記制府李公之言乎。門役返報。明為懶然。因言制府李公衛未達時。嘗同一道士渡江。適有與舟子爭詰者。道士太息曰。命在須臾。尚計較數文錢耶。俄其人為帆脚所掃。墮江死。李公心異之。中流風作。舟欲覆。道士禹步誦咒。風止得濟。李公再拜謝。更知道士曰。適墮江者。命也。吾不能救。公貴人也。遇阨得濟。亦命也。吾不能不救。何謝焉。李公又拜曰。領師此訓。吾終身安命矣。道士曰。是不然。一身之窮達。當安命。不安命。則奔競排輒。無所不到。李林甫秦檜。即不傾陷善類。亦作宰相。彼自增罪案耳。至國計生民之利害。則不可言命。天地之生才。朝廷之設官。所以補救氣數也。身握事權。束手而委命。天地何必生此才。朝廷何必設此官乎。晨門曰。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諸葛

武侯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此聖賢立命之學。公其識之。李公謹受教。拜問姓名。道士曰。言之忍。公駭下舟。行數十步。翳然滅跡。

外國

外國三異傳聞最多。高麗有狗站以四狗挽車。無敵國人死心存埋之地中。百年又復為人。土哈國晝長夜短。日沒頃刻即出。沙弼國日入時聲如雷。國中必鳴金鼓以亂之。否則小兒驚死。大耳國耳長七尺。闊四尺。人卧以一耳為禪。一耳為被。寘公臺外人至冬必蟄如蛇蟲狀。不飲不食。不語。不言。逢春則蠕蠕而動。飲食來往如初。又某國民百年一蟄。雷州民喫熟肉。咒之變生肉。再咒變猪羊。仍還原形。再咒之。仍為熟肉矣。其咒云。東山王母桃。西方王母桃。只十字而已。殊不可解。大秦國去長安四萬里。羊生土中。勝連於地。割之必死。須擊鼓以震之。則勝絕而羊逐水草。此說見新唐書。近今果有穀種羊之皮。可見古人非欺我也。

作勢渡水

張灝遊真州竹林寺。寺隔小河二丈。僧駕板橋來往。張到時。日暮。橋已撤矣。張奮身踏水而渡。至僧菴。但濕半鞋。僧大驚。以為仙。張笑曰。我非仙也。少時曾有師授法。用厚磚高尺餘。橫排於地鋪三丈許。躍上飛走。磚不傾倒。再換薄磚試之。往來而磚不動搖。則用朽爛布絹。布絹受足不穿。再換豆腐。最後用棉紙。竹紙。能踏竹紙不破。便可踏水矣。但起步須在二十步之外。一鼓作氣。即作

虎勢騰空如飛。鞋頭著水。不過五六寸。即上岸。知到水邊。纔鼓氣。便不能起。勢然極其量。亦不過二丈而止。余按王莽用兵。募能飛者。有人應召。縛鳥羽為翅。飛數十步乃墜。莽知不可用。即此類也。

### 唐公判獄

保定制府唐公執玉。嘗勘一殺人案。獄具矣。一夜秉燭獨坐。忽微聞泣聲。似漸近窗戶。命小婢出視。蹶然而仆。公自啟簾。則一鬼浴血跪階下。厲聲叱之。稽顙曰。殺我者某縣官。所誤坐。某豎不雪。目不瞑也。公曰。知之矣。鬼乃去。翌日自提訊。衆供死者衣履與所見合。信益堅。竟如鬼言。改坐。某問官申辯百端。終以為南山可移。此案不動。其幕友疑有他故。叩公。始具言始末。亦無如之何。一夕幕友見曰。鬼從何來。曰。自至階下。鬼從何去。曰。欵然越牆去。幕友曰。凡鬼有形而無質。去當全然而隱。不當越牆。因即越牆處尋視。雖甃瓦不裂。而新雨之後。數重屋上。皆隱隱有泥迹。直至外垣而下。指以示公。曰。此必因賄捉盜所為也。公沈思恍然。仍從原讞。諱其事。亦不復深求。

### 郭六

郭六者。淮鎮農家婦也。不知其夫姓氏。雍正甲辰乙巳間。歲大飢。其夫度不得活。出而乞食於四方。瀕行。對之稽顙曰。父母皆老病。吾以累汝矣。婦故有姿。里少年瞰其乏食。以金錢挑之。皆不應。惟以女工養翁姑。既而必不能贍。則集隣里叩首曰。夫以父母託我。今力竭矣。不別作計。當俱死。隣里能助我。則助我。不能助我。則我且賣花。母笑我。里語。以婦女。奇門為賣花。隣里囁嚅俱散去。乃慟哭曰。翁

姑公然與諸蕩子游。陰蓄夜合之資。又置一女子。防閑甚嚴。不使外人覩其面。或曰是將邀重價亦不辨也。越三載。餘其夫歸。寒溫甫畢。即與見翁姑曰。父母都在。今還汝。又引所置女見其夫曰。我身已汚。不能忍恥伴君。故為汝娶一婦。今亦付汝。夫駭愕未答。則曰且為汝辦餐。已往厨下自到矣。縣令來驗。目炯炯不瞑。縣令判塋於祖塋而不祔夫墓。曰不祔墓宜絕於夫也。塋於祖塋。明其未絕翁姑也。目仍不瞑。其翁姑哀號曰。是本貞婦以我二人故至此也。我兒身為男子。不能養我二人。而委一少婦。途人知其心矣。是誰之過而絕之耶。此我家事。官不必與聞也。語訖。而目瞑。又有孟村女者。崇禎末。巨盜肆掠。見女有色。併其父母繫之。女不受污。則縛其父母。加以炮烙。父母並呼號慘切。命女從賊。女請縱父母去。乃肯從。賊知其始已。必先使受污而後釋。女遂奮擲扯賊頰。與父母俱死。棄尸於野。後賊與官格鬪。馬至尸前。辟易不肯前。遂陷淖。就此二事正相反。論者皆有貶詞以為其一失節。其一心太忍。余曰皆是也。孔子曰。殷有三仁馬。郭六改行。箕子為之奴也。孟村女抗節比干諫而死也。古人在徐孝克妻樂昌公主尚憐之。而况此二人乎。

劉迂鬼

劉羽冲者。滄州人性孤僻。好講古制。實迂闊不可行。嘗倩董天士畫秋林讀書圖。紀厚齋先生題云。兀坐秋樹根。塊然無與伍。不知讀何書。但見鬚眉古。祇愁手所持。或是井田譜。蓋規之也。偶得古兵書。伏讀經年。自謂可將十萬。會有土寇。自練鄉兵與之角。大敗。又得古水利書。伏讀經年。自謂

可使千里成沃壤。繪圖列說於州官。州官使試於一村。溝洫甫成。水大至。順渠灌入。人幾為魚。由是抑鬱不自得。恒獨步庭堦。搖首自語曰。古人豈欺我哉。如是日千百遍。惟此六字。不久發病死。後風清月白之夕。每見其魂在墓前松柏下。搖首獨步。側耳聽之所誦。仍此六字。

痴鬼戀妻

京師有婦能視鬼。常告人云。昨於某家見一鬼。可謂痴絕。然情狀可憐。亦使人心脾悽動。鬼名某。住某村。家亦小康。死時年二十七八。初死百日後。婦邀我相伴。見其恆坐院中。丁香樹下。或聞婦哭聲。或聞兒啼聲。或聞兄嫂與婦詬訐聲。雖陽氣逼熾。不能近。然必側耳窗外。淒慘之色可掬。後見媒妁至婦房。愕然驚起。左右顧後。聞議不成。稍有喜色。既而媒妁再至。來往兄嫂與婦處。則奔走隨之。皇皇如有失。送聘之日。坐樹下。目直視。婦房淚涔涔如雨。自是婦每出入。輒隨其後。眷戀之意更篤。嫁前一夕。婦整束盒具。復徘徊簷下。或倚柱泣。或俛首如有思。稍聞房內歎聲。輒從隙私窺。營營徹夜。婦太息曰。癡鬼何必如是。若弗聞也。娶者入秉火前行。鬼避立牆隅。仍翹首望婦。吾偕婦出。回顧見其遠。隨至娶者家。為門神所阻。稽願哀乞。乃得入。則匿牆隅。望婦行禮。凝立如醉。狀。婦入房。稍稍近窗而窺。至滅燭就寢。尚不去。為中雷神所驅。乃狼狽出。仍至婦室。婦留一兒在家。聞兒索母。啼趣出。環繞兒四周。以兩手相搓。作無奈何狀。俄嫂出。撻兒一掌。更頓足拊心。遂作切齒狀。婦視之不忍。乃徑歸。

狐仙懼內

紀儀菴有質庫在西城中。一小樓為狐所據。夜恒聞其語聲。然不為人害。久亦相安。一夜樓上詬詐。鞭笞聲甚厲。群往聽之。忽聞負痛疾呼曰。樓下諸公皆當明理。世有婦撻夫者耶。適中一人为婦撻。面爪痕猶未愈。衆鬨然一笑曰。是固有之。不足為怪。樓上羣狐亦鬨然一笑。其鬪遂解。聞者無不絕倒。

軍校妻

紀曉嵐先生在烏魯木齊時。一日報軍校王某差。運伊犁軍械。其妻獨處。今日過午。門不啟。呼之不應。當有他故。因檄迪化同知木金泰往勘。破扉而入。則男女二人共枕卧。裸體相抱。皆剖裂其腹死。男子不知何自來。亦無識者。研問隣里。茫無端緒。擬以疑獄結矣。是夕女屍忽呻吟。守者驚視。已復生。越日能言。自供與是人幼相愛。既嫁猶私會。後隨夫駐防西城。是人念之不釋。復尋訪而來。甫至門。即引入室。故隣里皆未覺。慮暫會終離。遂相約同死。受刃時。痛極昏迷。倏如夢覺。則魂已離體。急覓是人。不知何往。惟獨立沙磧中。白草黃雲。四無邊際。正彷徨間。為一鬼將去。至一官府。甚見詰辱云。是雖無恥。命尚未終。叱杖一百。驅之返。杖乃鐵鑄。不勝杖毒。復暈絕。及漸蘇。則回生矣。視其股。果杖痕重疊。駐防大臣巴公曰。是已受冥罰。姦罪可勿重科矣。先生烏魯木齊雜詩有曰。鴛鴦畢竟不雙飛。天上人間舊願違。白草蕭蕭埋旅櫬。一生腸斷華山畿。

飛天夜叉

先生在烏魯木齊。祀總裁良棟言。此地初定時。嘗巡瞭至南山深處。日色薄暮。似見隔澗有人影。疑為盜伏叢莽中。密偵之。見一人戎裝坐磐石上。數卒侍立。貌皆猙獰。其語稍遠不可辨。惟見指揮一卒。自石洞中呼六女子出。並絢麗白皙。所衣皆繪綵。各反縛其手。駁駔俛首跪。以次引至坐者前。褫下裳。伏地鞭之流血。號呼悽慘。聲徹林谷。鞭訖徑去。六女戰慄跪。望不見影。乃嗚咽歸洞。其地一財可及。而澗深崖陡。無路可通。乃使弓力强者。攢射對崕一樹。有兩矢著樹上。用以為識。明日迂回數十里。尋至其處。則洞口塵封。秉炬而入。曲折約深四丈許。絕無行踪。不知昨所遇者何神。其所鞭者又何物。或曰此飛天夜叉化為女子者也。

虎張

新安程生。名敦。有族人家深山中。後圃圍亭。頗有幽趣。生往候之。迨晚。則鍵莊門。蓋其地有虎也。一日初更時。月色微明。狂風驟作。一僮欲請鑰出戶。儻革止之不可。主人親曉諭之。僮不得已。私欲越垣而出。以高峻不得升。忽聞垣外有虎嘯聲。主人乃令眾僕扶持。此僮顛狂撞叫。不省人事。生知有異。親登小樓覘之。則見有一短頸人在垣外。以磚擊垣。每擊。則此僮輒叫呼欲出。不擊良定。生及主人皆知必虎張也。乃持此僮愈力。僮叫呼良久。忽變作猪聲。使溺俱下。其矢亦成豬矢矣。園中之人大驚。至五鼓。此僮睡去。天曉時。生及主人復登樓覘。則見一虎。自西邊叢薄中躍去。而

張不復見矣。

狼牙

凡猛獸皆以爪牙銳利故能搏噬而古者獨稱狼牙者但以為火利害物耳數年前甘泉令某一日自外返署見快役班房繫一小獸如犬而雙眼淺綠色意其為狼詢之果然乃章入署有幕客某以烟桿戳其口小狼露齶作欲噬狀諦視之其牙粲白大小參差不齊而其齒生成一片非若人與他獸之分排編次也因恍然悟古人以狼牙名兵器蓋取諸此而狼之狼戾恃有此牙亦天之賦與獨異若人之駢脣狼之通臂然。

樓怪

西南省城四府街有王太守宅太守官浙中宅久關鎖留僕守之一日隣人遠望見其後樓懸燈數盞益趨至詢其僕啟門視之寂然無物又有童子數人白日往游至後樓見有白鬚老人憑樓窗下視群譁之老人忽吐舌長丈餘至地大駭而散乾隆某年太守緣事此宅入官同寅乾州高公名燦者買之所屬武功黃令景略赴省借宿夏月晝卧前廳傍晚乍醒北牖自啟有物黑面赤睛來窺黃大呼而起率眾僕逐之不見高公赴省將前在長安任卷宗箱置後樓一日查舊案令廝役上樓啟之見巨蛇蟠據箱側大駭走白高公親往視之無有矣高因不敢居忽一日晚間後樓失火官吏救之惟後樓燼焉院中有白骨一堆長安令周小亭檢視之有大牙十數長各五寸餘別無他異秦方伯舒觀察皆取一二枚以去人皆云此怪已自焚死高公擢憲武太守始遷居之

今將此宅轉鬻於前監生令楊翊亭。竟無他異。

武進兩異事

武進之北鄉土名尤村。有某姓誕一兒。暴長。甫十一月而長三尺。每啖飯三巨碗。或以餅以粉餐。能盡七枚。然不能言。尚卧筐篋。需人提抱。此乾隆五十五年事。

毘陵郡生隅有秦姓婦。忽誕一兒。狀貌醜惡。頭有兩角。角隱隱復有兩目。偏身青色。多肉塊磊。勢長數寸。纖細如燈草。啼聲亦甚異。其家以為妖祟之廢園旁。翌日人過。猶聞地下作唧唧聲。此五十五年八月事。

有子廟講書

西江周駕軒太史新舉孝廉。赴北闈會試。路過鄧魯間。夢人引至一處。棟宇巍峩。上書有子廟三字。心疑之。以為有子配享聖人久矣。此地何以另立有廟。俄而召入。上坐有古衣冠者。年五十許。髮眉蒼秀。揖而進之。命之旁坐曰。汝西江名士。可知論語第二章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歟。作何解。周曰。仁為五德之首。孝弟又為仁德之首。有子曰非也。古字入與仁通。我首句其為人也孝弟。末句孝弟也者。其為人之本歟。其義一也。漢宋諸儒不識仁字即人字。將个孝弟放在仁外。反添枝節。汝到世間為我晚示諸生也。周唯唯而出。是年即中進士。入詞林。余案井有仁馬之仁即人字。則此章仁之為人當亦無疑。